



纪 新 王
正 陶
翔 增 田

魂兮 归来



魂兮 归来

上册

王新纪 陶正 田增翔



魂兮 归来

下册

王新纪 陶正 田增翔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一九七二年至七六年间风云多变的政治运动为背景，描写一群不同经历的年轻人，被时代的大潮卷进了大学。在反复辟灾难的熬煎中，他们成了受害者。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迷惘，又使他们疑义。真理遭亵渎，理想受摧残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他们从怀疑到思考，由思考到抗争，虽经得头破血流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，腥风苦雨终于使他们觉醒了。怀着悲愤的感情，他们冲破禁锢，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天安门广场，和“四五”的百万青年一道敲响了埋葬“四人帮”的丧钟，同时也扣响了新时代的大门。

全书分上下两册。

魂 兮 归 来(上册)

王新纪 陶正 田增翔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4.25印张 2插页 290千字

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1,000册 定价0.93元

暑热已经退尽，秋风飒飒生凉，这是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时日。大团大团的白云在天空中飘荡，云块之间蔚蓝的深渊里，仿佛有一层淡金色的轻雾在浮动。

梁晓茵背着一个扎得结结实实的行李卷，提着一只手提包，不时抬起头，看着路边一幢幢楼房上的白漆号码：19、21、22……传达室的工友说，中文系是在36号楼。三十六楼在什么地方呢？她不愿让外人看出她的困惑，只管慢慢朝前走着寻找。一伙伙背着书包，夹着讲义的学生从她身边走过去。看他们，有的走走停停，三五成群地争论什么问题；有的独自一人，一边走，一边翻看手里的小本子，好象是在背外语单词。梁晓茵的心幸福地膨胀起来。难道说，从今以后，她也将成为这些幸福的人们中的一员，也将投身到这种明朗热烈、既熟悉又陌生的学校生活中来吗？这不是一场梦吧？

前天，梁晓茵收到了新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也许这是学校发出的最后一份通知书了，等她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，七二届工农兵新学员已经开学好几天了。

她走到了林荫道的尽头，这里是一座宽阔的广场。广场旁边的花坛里，好大的一片一串红，红得灼人眼睛。可是，

三十六楼呢？她显然走错路了。她回转身，向来路张望。又有一大伙儿人迎面向她走来，乱纷纷地吵着，几乎占据了整个路面。只听见一个声音在喊：“这不典型！”

典型？梁晓茵心中一闪：他们准是中文系的同学！她想上前询问，但不知怎么念头一转，反而将身子闪在路边一棵合欢树下，抿起嘴角，准备让这大队人马走过去。唉，生活常常有失公道，它对有的人百依百顺，而对另一些人却是那么残酷无情。这几年的坎坷蹭蹬，已经把梁晓茵消磨成一个落落寡合、性格孤僻的姑娘了。

梁晓茵刚满二十一岁，细高的个子，轻盈的体态，极秀丽的面庞，远远望去，好象一株在春风中轻轻摇曳的小白桦树，谁见了都不禁要多看一眼。很小的时候，什刹海业余体校的教练就看中了她，想方设法要把她拉进体操训练班，可惜，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，门门全优的三好学生，偏偏只想做个文学家，用自己的笔去讴歌幸福的生活，抒写美好的理想。她的才华很快就显现出来了，初中一年级时，她的一篇习作登上了《北京晚报》。她觉得自己正走在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上，整个世界都张开了双臂欢迎她——她还用期待别的什么呢？她的家庭是最光荣的，她的学习成绩是最优秀的，她深信她永远会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幸运的人。对于未来，她做过多少迷人的梦……可是，突如其来的灾难却象一只毛蓬蓬的大熊，猛地扑来，一掌把她打到了无边无底的烂泥塘里。母亲死了，父亲进了牢狱，她，一下子从优越的高干子弟，变成了“狗崽子”。在血统论风行的时候，谁当了“狗崽子”，那简直就等于失去了做人的资格。多少个

黑漆漆的夜晚，她伏在枕头上痛哭；她甚至于觉得，与其这样受人鄙视和凌辱，倒不如死了的好。这个性情高傲而又敏感的姑娘，真差一点儿没有自杀！后来，情况好了些，但家庭的包袱却依然压得她透不过气来。开始毕业分配了，参军、上工厂当然不会有她的份儿，她满心凄苦地到陕北农村插了队。在陕北的那些日子，多少知识青年入了团、入了党，而她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列席别人的发展会。大学招生了，同伴们都兴奋地议论着，她却冷冷地呆在一边，默不作声。她连名都没有报，她认为何必去自找烦恼？谁想到，命运突然对她换上了一副笑脸。招生小组的欧阳老师到她们村子里来，看到她写在墙报上的两首诗，竟对她发生了兴趣，找到她，又看了另一些诗稿，便兴奋地说：“去报名吧！”还告诉她说，全专区有两个专给“可教育子女”的名额，她不妨争取一下，或许会有希望。她的心动了，报了名。但结果，尽管欧阳老师极力争取，那两个名额也终于没有轮到她的头上。在成百成千的“可教育子女”中，她的表现是很一般的，何况，政治上还是个“白丁”；至于说能写两句诗，不过是给那些竞争者添了个指责她“白专”的把柄。她真后悔听了欧阳老师的话，干么要去做那种美梦？唉，还是认命吧！

命运上的坎坷，感情上的痛苦，不能不在梁晓茵的外貌上留下痕迹：二十刚出头，生命正象鲜花一样怒放的时候，她的额头已经出现了几条不易查觉的皱纹；线条柔美的嘴角过去一向挂着微笑，现在却苦涩地紧抿着；一双眼睛虽然还是又细又长，海一样深邃，但闪现出来的却不再是天真的

热情、无忧无虑的憧憬，而是冷漠和忧郁了。甚至到了今天，当她的命运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时候，这种神色还习惯了似地保留在她的眼睛里。

大群的学生与她擦身而过。他们沉浸在热烈的争论中，简直连看也没看她一眼。梁晓茵继续张望，想找一个独行的女同学问问路径。多不巧，偏偏只有两个男同学走过来。一个是瘦伶伶的中等个儿，溜肩，微微哈着腰，黄黄的长脸，眼珠也是棕黄的，穿件裁剪得挺土气的新蓝布制服，看样子是上学前才做的；另一个，却是十足的干部子弟气派，高高的个子，半旧的军装领口潇洒地敞开着，露出雪白的的确良衬衫。眉毛浓得出奇，左右连在一起，象阴暗的帽檐似地压在眼睛上方，使本来就缺乏血色的脸更显得苍白。他叼着一支过滤嘴香烟，高傲的目光肆无忌惮地落在梁晓茵的脸上，盯在那儿不动了。

梁晓茵可不愿意和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她眼皮一耷拉，把脸扭到一边去了。

谁想到，那个黄脸青年却在她跟前停住了，热情地问：“哎，我说同学，你刚来吧？是不是找不着路？”

梁晓茵没理他。

那人却一点儿也不尴尬，依然笑嘻嘻地问：“你是不是中文系的新生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噢，你就是梁晓茵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哈，看我这眼力！我估摸着就是这么回事！”黄脸青年

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叫刘永祥，打通县来的。他叫卢新宇，咱们班的党支部副书记。班长在头里呢，我给你把他吆喝回来。”说着，他双手在嘴边拢成个喇叭筒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哎嗨——岳明辉！”

“别喊啦！”卢新宇用命令的口吻说。然后，对梁晓茵殷勤地一笑，伸出手来：“我代表全班欢迎你！”

梁晓茵只得放下提包，和他握了握手。

卢新宇又亲热又随便地和梁晓茵拉着话，仿佛他早就认识她、他们早就非常熟悉似的。谈话中，有客套的问候，有巧妙的殷勤，也有动人的关切和同情。但不论说什么，他的神情中总流露出一派自视优越、高高在上的韵味。也不知他从哪儿知道了梁晓茵也是个干部子女，话题便一个劲儿地朝这方面扯：“你老爹是不是刚刚解放？嘿，我一猜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要不，也就不会给你发这份录取通知书了。给你老爹安排了什么工作？还没有？那也不用着急，反正是早晚的事！我们家老头子也是刚刚官复原职，本来是要把他调到北京来的，可他说：‘从哪儿倒下的，我就从哪儿往起爬！’哈，他就是这种人！”

“哎哎，梁晓茵，你知道卢新宇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吗？”刘永祥显然是个嘴皮子闲不住的角色，好容易得空子插上嘴。他充满了敬佩和羡慕，炫耀地说：“人家是高干，是……”

梁晓茵见卢新宇把刚抽了半截的香烟扔在路上，用脚碾灭，得意洋洋地向着她笑，刘永祥又是那么俗气，忍不住含蓄地刺了一句：“几级？”

刘永祥愣住了，但他却有他的办法，信口开河说：“瞅你问的，高干嘛，还不得二十多级！”

梁晓茵嗤地一声笑。

卢新宇瞪了刘永祥一眼，忽然也笑起来：“哈哈，我老爹可没有那么高，他才七级。”

刘永祥知道自己露了怯，却一点儿也不在乎，依然笑嘻嘻地说：“他爹是福州军区副司令，叫卢旭。名字常上报，你准见过。”

梁晓茵情不自禁“啊”了一声，惊愕的目光和卢新宇的目光相撞了。卢旭是她母亲在延安时期的老上级呀！文化革命前一年，还到她家来过呢！妈妈向她讲过不少卢叔叔的故事，好多她现在还记得。真想不到，今天会有这样的巧遇。她仔细打量着卢新宇苍白的脸，她发现那上面有在生活的利爪下痛苦挣扎的痕迹。或许，他也曾经和自己一样……她心中忽然生出一种亲近的感情，嘴角也泛起了少有的笑容。她对卢新宇说：“我见过卢叔叔。”

卢新宇的目光猛地一抖，他低下头，去看左腕上的欧米茄手表，突然惊叫一声：“只顾了说话，我们要迟到啦！”他命令刘永祥：“这样吧，你送梁晓茵回宿舍去，帮她好好安顿一下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梁晓茵亲切地伸出手去。她忽然觉得自己不孤单了。能在学校碰到这样一个熟人真不错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卢新宇却失去了刚才的殷勤和热情——也可能是时间的确太紧了，他随便握了握梁晓茵的手，便匆匆去了。

刘永祥笑嘻嘻地拎起梁晓茵的手提袋，又硬让她解下

背着行李包，那个热情劲儿简直让人无法推辞。他一下子把背包抡过头顶，用后脑勺顶住，一路走，一路又罗罗嗦嗦放开了他那关不住的话匣子。他的话真多，象自来水一样汨汨不断，但却毫无条理，往往一个题目还没讲完，便又突然跳到另一个毫无关联的题目上。他正说着刚刚结束的入学教育，话题一转，又说：“要说咱们班同学的政治条件呀，嘿，那真没的说，多一半是党员！喂，你也是党员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唉，我也不是。正好，咱们搭个伴儿，一块争取入党吧。卢新宇跟我说了，要在工农兵学员里大批地发展党员，最好是百分之百，建立无知队伍嘛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无知队伍呀！”刘永祥见梁晓茵愣愣的，又郑重地解释说：“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，我那是简称。”

梁晓茵忍不住笑了。

“笑什么呀！”刘永祥有点莫名其妙，见梁晓茵不说话，便索性又顺着自己的思路讲下去：“哎，我说，你赶紧写份入党申请书吧，短着点儿也成，表示表示嘛。我们一入学就都交上去啦。唉，老大不小的了，还是个团员，真觉得矮人一头。”

这句话戳伤了梁晓茵的心，她可以嘲笑刘永祥的无知，可在政治上，她却比这个如此无知的人还矮一头呢。难堪，太难堪了！她默默想着，放慢了脚步。刘永祥扛着行李，还兴致勃勃地问这问那，不见梁晓茵答复，转过身子一看，发现梁晓茵低着头，拖着脚步，已经离他起码有两丈远。他这

才觉出其中的蹊跷，赶紧咂咂嘴，撇下没说完的半句话。

他们来到三十六楼，刘永祥把行李送到女生宿舍里，他掏出一个塑料口袋，卷了一炮叶子烟，才又活活泼泼地聊起来。然后，他不慌不忙地拿起暖瓶，去锅炉房为梁晓茵打来开水，又扯东扯西地说了半天话，这才颠儿颠儿地走了。

房间里只剩下梁晓茵一个人，或许，整座楼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。小风轻轻地从半掩的窗间吹进来，临窗的衣钩上，一块淡蓝色的纱巾在无声地飘动，多安静呵！

房间里放着两张双层木床，两个上铺和一个下铺已经铺好了被褥。位置最好的一张下铺却还空着，上面已经仔细地铺好了旧报纸，这显然是留给她的。这件小事，好象一股巨大的暖流冲击着她那颗渴望温暖的心。她提起行李，放在空床上，自己也坐在上面。她的目光变得温柔起来。忽然，她被对面床铺墙壁上贴着的小画片吸引住了：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各种各样的胖娃娃，一个个睁着碧蓝、漆黑、金黄的大眼睛，幸福地向着她微笑。画片旁边还有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，一个苗条漂亮的姑娘，正在急速地旋转着，两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横飘起来。她脸上的笑容是多么天真活泼，又是多么欢乐迷人啊！这一定就是这豆青色床单、银红色缎子被和横放在床头的小提琴的主人。因为自己满心凄苦，梁晓茵常常不自觉地对幸福的人侧目而视，但此刻，她那张表情冷淡的脸上却泛起一丝温暖的笑意。

她忽然又想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情景：那天，她正在稻田里干活，一个要好的同伴跑来，隔着老远就喊：“晓茵！通知书！是新华大学中文系的，你看呀！”可她连头也没抬，

开什么玩笑！本村上大学的人早都走了十几天了。没想到同伴却真的把通知书亮在她的眼前。她简直傻了，木呆呆地立在稻田里，两手泥水淋漓，连同学的笑脸也在眼前乱晃起来，半天才说出两个字：“奇怪。”

这毫不奇怪，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，她收到哥哥的信，才知道了父亲已被解放的消息。

现在，她的厄运终于随着父亲的解放而结束。她已经和那些命运的宠儿走到一起来了。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。

梁晓茵并没有急着铺床叠被，却走到书桌前，掏出本子和钢笔，她要写份入团申请书。现在，入团还会有什么障碍呢？

二

门砰地一声开了，一个俏丽的长辫子姑娘出现在门口，气喘吁吁地发出欢呼似地询问：“你就是梁晓茵？”这询问根本用不着回答，也来不及回答。梁晓茵刚抬起头，这个被色彩鲜艳的衣服包裹着的人儿已经扑到她跟前了：“欢迎欢迎，哎呀，你怎么才来！哟，你可真美极了。”她细细地打量了梁晓茵一下，又象有什么重大发现似地叫起来：“怪不得我看你面熟呢，你有点儿象谢芳。嘿，真有点儿象！”

梁晓茵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我叫陶陶，陶然亭的陶，姓和名都是一个字，够艺术吧？”陶陶笑着，得意洋洋地朝梁晓茵眨眨眼睛。忽然她想

起应当握手，哟，还提着书包呢！她手一扬，书包直向那张贴着小画片的床上飞去，落在缎子被上，又滚下来。书包带忘了系，满满一书包东西，稀哩哗啦地撒出来，笔记本、铅笔盒、小说、钱包、果丹皮、掉了一地。陶陶孩子似地吐了吐舌头，忘掉了握手，叫着跳过去收拾，一边把东西一样样随手扔到床上，一边还在叽叽喳喳讲个不停。那声音，象唱歌一样清脆悦耳：“哎，梁晓茵，昨天我还和‘小大姐’打赌呢！我说，你三天之内准保来。看，是不是神机妙算？……哎，梁晓茵，你别急，他们跟着就来。我骑自行车，他们都是‘11路’，所以我比她们来得快。梁晓茵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得学十八门功课哪！钟老师刚刚宣布了教学计划，三年级的同学都羡慕死了。他们刚上学那会儿，成天就是干活，搞运动，一年也没上过几回课。到底是咱们有福气，沾了落实总理指示的光啦……”她头一扬，把溜到胸前的大辫子甩到背后，“对了，你刚才怎么不去开会呀？其实这会听不听两可，就是你没听见会后岳明辉和郑虹那场辩论可真遗憾。岳明辉真行……”

真是只快活的小鸟儿。

如果说梁晓茵美极了的话，那么就可以说陶陶是漂亮极了；梁晓茵的美能使人联想起庄严深沉的悲剧，而陶陶的漂亮却好象一场美妙销魂的歌舞。许多人并不欣赏悲剧那种深沉严峻、震撼人心的魅力；而轻歌曼舞却差不多总能博得所有观众的热烈掌声。

陶陶的父母都是搞艺术的。九岁的时候，她就被歌舞团选去做了学员。她聪明伶俐，身体条件好，如果严格训

练，是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家的。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歌舞团的业务活动就停了下来，她们的训练也停止了。再没有人管她，她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时候，她还是只知道嬉戏玩耍的孩子，只觉得这疾风暴雨一样的运动挺好玩。她一会儿学唱歌，一会儿拉提琴，后来，因为看了几本小说，又发狂地爱上了文学。她太伶俐了，象水银一样活泼，什么都是一学就会，但学什么又都是浅尝辄止，一点点小小的成功就能使她心满意足。她没什么头脑，感情浪漫而又轻浮。幸福对于她，就是痛痛快快地跳一阵舞之后，再吃一客冰激凌。因为她母亲在样板团工作，认识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，于是，托人讲了一句话，她便又象翩翩的蝴蝶一样飞进大学里来了。她总是事事如意，她觉得生活就象娇艳鲜红的玫瑰花一样美好。其实，玫瑰花虽然很美，但枝上却有着刺……

现在，她当然不会想到这些，她只是尽情地吮吸着花蜜，又急急忙忙地炫耀这蜜是如何甘甜。她坐在梁晓茵的对面，双手托着粉白的脸颊，一一介绍班里的同学。谁如何如何好，谁又如何如何可笑。自然，她的介绍和刘永祥大不相同，完全不是那种殷勤而又杂乱无章的客观叙述，她的话里充满了过火的夸张和一厢情愿的希望。她兴奋地努着鲜红的小嘴说：“咱们班的同学呀，真不错，起码比我们歌舞团的人好上一百倍！”

梁晓茵被她那种可爱的神态逗笑了。

“啊，你不信吗？”陶陶说：“我敢打赌！”

这时，楼道里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陶陶弹簧似地跳

起来，拉开门，探出头去高喊：“快来哟，来看新同学！”

梁晓茵被女同学们围住了。大伙和她握着手，说着应酬话，有的爽快，有的拘谨，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亲切友爱之光。这的确是个温暖的集体啊！

应酬话统统说完了，屋子里渐渐静下来，同学们含着笑准备告辞，一个矮胖矮胖的姑娘却匆匆闯进来。她有一张圆圆的苹果脸、小小的翘鼻子和一双大得异乎寻常的圆眼睛，使人不禁联想起玩具店里面颊红通通的“胖阿福”。她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蓝布衣裤，朴素得让人觉得有些不近人情，梁晓茵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故意的显示。

“哎，郑虹，你怎么才来呀！”陶陶不满地责怪说。

“我和岳明辉辩论到最后。”郑虹气昂昂解释着，声音又高又亮，“到底统一啦！我同意他的观点。”

“本来就是人家岳明辉对嘛！你的观点根本就是极左！”

郑虹对陶陶的批评并不反感，反而咯咯地笑起来：“你认识得那么清楚，怎么刚才辩不赢我？好啦，我错啦。认错！”看得出，这是一个心胸宽大，拿得起、放得下的人。她拨开挡在前面的同学，向梁晓茵伸出手去。这是一只经过锻炼的粗糙的手，手掌上结了一层硬硬的茧壳。象是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似的，她那么用劲地攥着梁晓茵的手，上下摇动着：“你也是从陕北来的吧？好，咱们过去在一个专区插队，现在住一个宿舍参加‘上管改’，欢迎你呀！”

“上管改？”梁晓茵细长的眉毛一扬，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

“对了，你把入学教育这门课错过了，真可惜。不过没关系的，我帮你补上！”郑虹热情地说：“‘上管改’，就是咱们工农兵学员，既要上大学，也要管大学，更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。别看校园里柳暗花明，挺漂亮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深着呢！”

“嗯。”梁晓茵应了一声。其实，她对这个头一次听说的新颖词儿还很朦胧。在这短短几个钟头里，多少新鲜事情向她扑来，不明白、不理解的实在太多了，好在时间还长，一切不明白的，日后自会明白，完全用不着着急。

别的宿舍的同学终于纷纷告辞而去，屋子里清静下来，梁晓茵这才发现一个穿军装的女同学，正俯身在她的床前，为她整理刚刚打开还没来得及铺上的行李。她已经放好褥子，铺上床单，这时，正用解放军战士对待军容内务一丝不苟的态度，重新叠着她的被子。她半侧着背向大家，默默地忙碌着，齐颈的短发垂落下来，遮住了半边面颊。

“哎，小大姐，”陶陶叫着，“先别忙着学雷锋，快来看看咱们的梁晓茵吧！”

这个女战士转过身来。梁晓茵原是准备向一位亲切严肃、老成持重的部队女干部道谢的。但是她看到的，却是一张纯真秀气的面孔。难道这就是陶陶夸赞的团支部书记吴瑾吗？她的岁数也就二十上下，不过叫她“小大姐”也并没有错，她脸上的确流露着一派温和慈蔼的笑容，她象个大姐姐对小妹妹似的向梁晓茵微笑着：“入学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，喏，这是饭票。带饭碗来了吗？坐下歇一会儿，再过一刻钟，我们一块去食堂吃饭。”停顿一下，她又柔声说：“晓